郎等門客甄伐伎術人鄭諗蔣黨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　約男茂章王璠男涯並就昭義梟斬訖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自戢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文饒文集卷十

會昌一品制集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宰臣等再議添徽號狀

宣懿皇太后祔陵廟狀　第二狀第三狀附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狀

論朝廷事體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典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大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惧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爲世宗、廟奏盛德、又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强侯締交、髖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

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韋皐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蕃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僇惠琳、暨闢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

虐之憲武威命畧同所以追崇正留榜樣

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俾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俾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

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録奏聞

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崆峒堯期姑射未有不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

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冊
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樞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
字所以奏改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 第二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
祔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
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
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
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
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
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
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
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
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
至誠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
詳並請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

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愼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譏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祗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羣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

軒臺風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宮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勾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宮室爲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

南六坊內不得起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緜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叔侯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

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識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私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下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爲火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倡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

至此公亦無奈何矣

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拏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若以爲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歙歙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

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至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

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大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韋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輙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